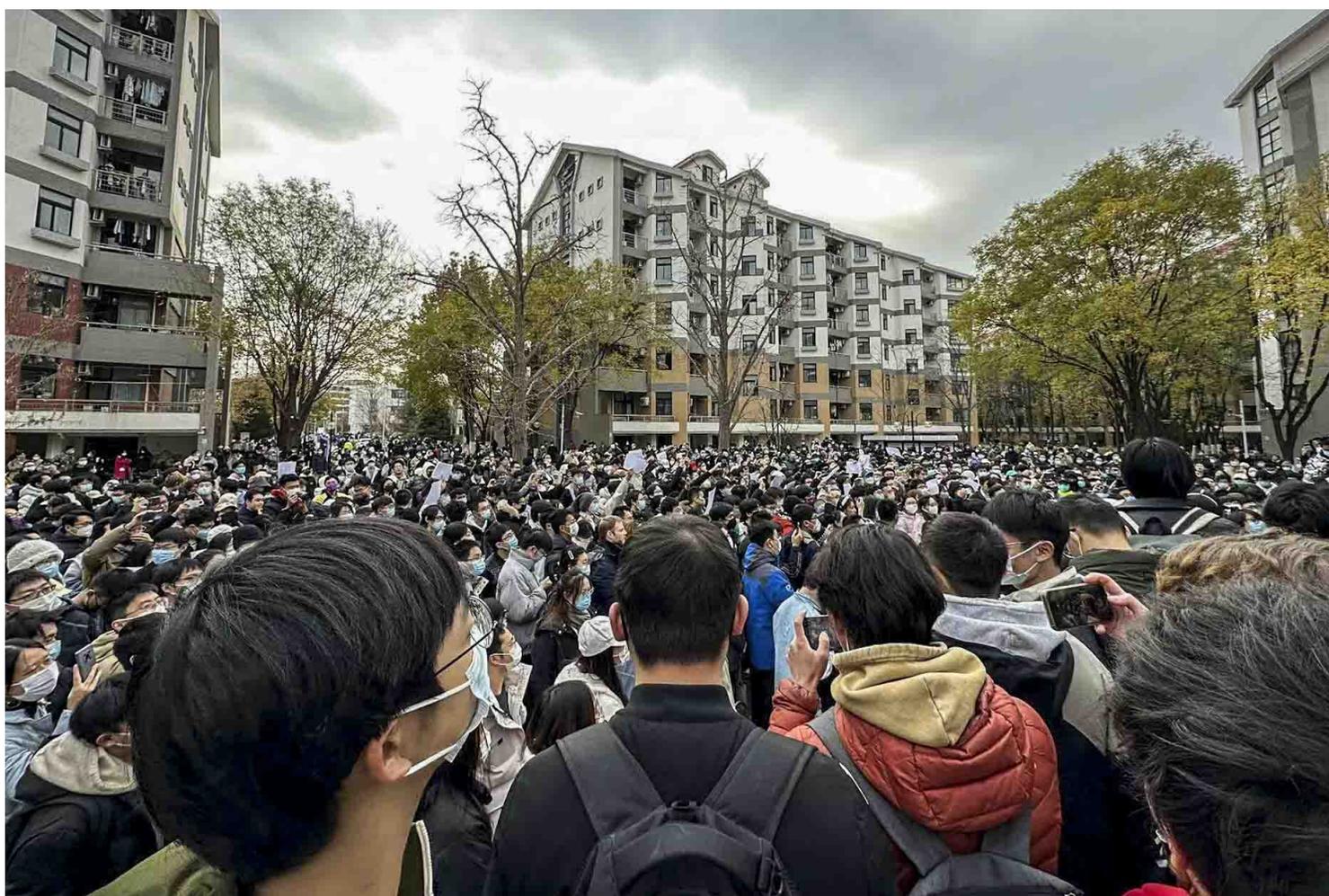


封控抗议潮 大陆

当白纸穿透中国大学高墙：站出来，看到了集体行动的可能

“大家不是因为都支持什么而走出来，而是反对什么聚在一起。至于要改变成什么样子，更是千差万别。”



2022年11月27日中午，清华大园数百名学生加入最近的抗议潮，现场齐声高呼“民主法治、表达自由”。网上图片

端传媒中国组 | 2022-12-03

南传 清华 北大 封控抗议潮

【编者按】封控抗议潮争取回了最基本的“自由”。11月30日起，广州、重庆、北京陆续宣布放宽封控措施：解封

临时管控区，取消社会面核酸检测，公交、公共场所不再查验核酸证明，医疗机构不得拒诊无核酸患者，购买感冒发烧药品也不再受限；而抗议的起点乌鲁木齐也正逐渐恢复正常生活秩序。

此时解封的城市，均为入冬后中国大陆疫情最严重的地区。它们的解封预示着中国大陆防疫政策的清晰转调。另据《南华早报》报道，习近平在与欧洲理事会主席会谈时暗示，将进一步放宽防疫措施，并表示Omicron致病性降低，但仍担心老年群体的疫苗接种率。

一张白纸引燃了中国大学对封控政策的示威潮。

11月26日下午，天色些许阴沉。南京传媒学院钟楼前，身穿黑色衣帽的女生正默站，她手持一张A4白纸，举在胸前，注视前方，独自悼念乌鲁木齐火灾逝者。一位配戴眼镜的男子径直朝她走去，拿走白纸，转身离开。不远处的同学向他喊道，“白纸有什么攻击力啊。”失去白纸后，女生面不改色，双手悬在空中。

后来，白纸重新出现在她手中，身旁聚集了更多白纸。数位同学加入静默示威，同学们手举白纸直至黑夜降临。他们从空地上转移至钟楼台阶上，层层人群在台阶下围成半个弧形。现场布满手机灯光。光点环绕着白纸，他们大喊，“人民万岁，逝者安息。”

就在两天前，11月24日晚，在封城逾百日的乌鲁木齐，一栋居民楼高层燃烧熊熊大火，最终十人离世。疑因长时间封控，小区内路障和私家车堵塞道路，消防车难以及时救火。25日深夜，乌鲁木齐政府在火灾事故发布会上，称火灾发生原因之一是“居民自防自救能力弱”。

这一年，因防疫政策引发次生灾害层出不穷，社会情绪逼近沸腾临界点。

乌鲁木齐大火被浇灭，但中国民众对防疫政策的怒火终于井喷。25日夜晚，乌鲁木齐民众走出家门，上街抗议。26日当天，北京多个小区的居民亦挺身抗议封小区，夜晚至27日凌晨，上海市民在乌鲁木齐中路悼念和抗议，后被警方清场，数人被带走。封控抗议潮在全国迅速蔓延，中国高校成为主要战场。根据端传媒核实和统计，截至12月2日下午，至少159所大学有学生发声。

大学生为何走出来？集体连结如何形成？他们的诉求能否得到回应？抗议退潮，他们的命运会去向何方？

中国大学封控抗议潮地图

11月26日起，为悼念乌鲁木齐火灾逝者、反抗疫情政策，中国大陆及香港至少

有162所大学的学生表达抗议。

乌鲁木齐 11月24日新疆乌鲁木齐大火造成至少10人死亡、9人受伤，随后的11月26日至27日，社交媒体上舆情汹涌，从乌鲁木齐开始，中国多地线下爆发民众悼念及抗议活动。

目前出现抗议潮的大学数量

北京	19	重庆	6
广东、上海	16	辽宁	5
湖北	14	福建、安徽、吉林、湖南	4
山东	12	天津、海南、云南	3
陕西、四川	10	河北、黑龙江	2
浙江、江苏	9	广西	1
香港	6		

注：抗议方式包括校内集会、个人静默示威、张贴海报、涂鸦、播放或合唱歌曲、摆放蜡烛鲜花等方式。

资料来源：端传媒综合整理 | 更新时间：2022年12月2日 16:00



端传媒
Initium Media

第一把火

11月25日，一篇讽刺乌鲁木齐官方通报的微信文章《路是通的，他们不跑》在小北朋友圈刷屏。原文很快被删除，其他帐号接力转载，都难遭删帖命运。这天，涉及乌鲁木齐火灾的其他文章、视频，无一不在短时间内被消失。

小北是南京传媒大学（下称南传）的学生。这天，他明显感觉到，身边的同学都被乌鲁木齐火灾激怒了。

26日中午小北看到，同学制作了抗议纸板，写着“我摔断了腿，医生连忙跑来缝我的嘴”“奠 中国电影”“在口口，是我们电影人的福地”“这十年是我们口口电影的好时代”（注：口口指中国）……标语摆在校内不同地方，有的贴在树上。但很快被保安清除。

“这些东西制作出来，还没有（被保安）没收来得快。所以干脆就不写字了，就举着白纸了。”小北总结。

晚上六时，他来到钟楼静默示威的现场，围观人数已有上百。不到一个小时，钟楼前人潮涌动。

一位新疆籍同学走进人群，站上台阶，高喊：“我来自新疆，今天我站在这里不是因为我勇敢，是因为台上的女生给我足够的勇气……我在这里，我代表我自己，我代表家乡发声，我为火灾里面逝者的家人发声，也为全国同胞们发声。”他的身后是一片白纸，面前响起掌声。有同学喃喃，我要听哭了。

学生的行动让校方紧张。学生会干部接到封路任务，在现场维持秩序，不再让人进入。老师和校长陆续赶来现场，以教育的姿态面对学生。“你们根本就不理解国家的很多……”学生当即呛回这名女老师：“你太理解了，你是贵州车上那27个人吗？”校长那句“总有一天，要为你们今天所做的付出代价”，当场被学生怒怼：“你也要付出代价！国家也要付出代价！”

这段对话发生时，小北正努力从外围往核心区域里挤。

小北从同学那得知，有现场围观的学生被校方叫去了解情况，不过暂时没事，只是和警方谈话，写情况说明，且正在等公安领导到校。

钟楼台阶下，执行校长曹国胜表示：“大家只要现在离开，今天的事情就等于没有发生。所有人的责任都不会追究。”同时还承诺，若学生要反映情况，就去行政楼的办公室里坐下聊。

那天晚上一则来自南传学生的帖子也颇受关注，内容称校方一直在保护学生，关灯为了防止学生被警方拍到，还拒绝警察进入校内。然而，小北在人群里发现了便衣警察，“他们上半身有明显的负重痕迹，看人、看东西的习惯、动作，也有很强的被训练过的痕迹。”

抗议现场，在学生的质询和反对、校方的规劝和威胁中一度僵持不下。

八时，小北已跻身人群中心。有同学面对面质问校领导，被带走的学生是什么情况、被谁带走、谈什么、几点回来。校领导一问三不知。该同学又问，学校外面的警车是怎么回事。得到的答案依旧是“不知道”。约九时，经过校方的承诺和安抚，小北看着同学们慢慢散去。





2022年11月26日晚上，大批南京传媒学院学生在校园钟鼓楼前聚集，手举白纸、打开手机闪光灯集会，纪念在新疆乌鲁木齐大火中遇难的民众。网上图片

散场后，有同学去了行政楼附近，等待被叫去谈话的学生出来。现场有校领导，也有便衣。小北听说，现场同学不被允许进入。直至十二时，被谈话的同学才全部出来。

南京传媒学院悼念示威之际，全国多所大学也出现抗议海报和标语。同一天，西北政法大学一名同学在排队核酸时背后挂着标语：“大巴车翻车的是我，生病拒诊的是我，崩溃跳楼的是我，火灾被困的是我。如果这些不是我，那么接下来就是我。”中央美术学院的核酸亭被涂鸦：“把青春还给我！”北京电影学院一楼梯扶手上绑满染红的口罩，墙上贴着“不要温柔走进这良夜”“我不是哑巴”等标语。

接力与阻力

抗议的火炬也传到了中国两所顶尖大学，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。

25日深夜，北大学生廖菡的朋友连续看了几遍火灾视频，泪流不止。朋友陷入政治性抑郁已久。廖菡和朋友到未名湖散步谈天，看着自己校园没有抗议声浪，他们感到失落，“我们两个还说，北大现在这么寂静。”朋友想做些什么，例如在校内贴宣传品，被廖菡拦下，“我叫他不要做，你做这个事情，不会有结果。”

不料，24小时后，涂鸦标语出现在北大校园。那是26日深夜，北大食堂阶梯外墙出现红字涂鸦：“不要封控要自由，不要核酸要吃饭，务实不是躺平，睁眼看看世界，动态清零终是谎言，早日转向还有缓冲。”

但很快，校内保安用厚大衣盖住了涂鸦。有人将现场相片上传至校内匿名论坛树洞，很快被删帖。尽管如

此，涂鸦的消息在社交平台已经迅猛流传。

廖菡在接近凌晨两点时看到涂鸦，她没多想，马上拉着室友出门。“那个晚上显然已经坐不住了，不出去的话可能会后悔。”抵达现场时，已有逾百名同学聚集。

北大学生庄子然更早抵达现场。她原本担心不会有很多人，看到现场聚集了数十位同学后，感到振奋和欣慰。庄子然目睹工作人员喷漆覆盖标语。疑有校方工作人员录像。

负责学生工作的人很快也来到现场，“一开始他们装傻，说不知道涂鸦写了什么。”廖菡说，现场同学和学工对话，解释涂鸦内容，零星几位同学也唱起国际歌。

陆续有更多学工赶到，尝试阻止抗议行动。根据庄子然的观察，当前排学生与校领导对话时，学工就在外围劝退学生。最后，几乎各个院系的学工都在，现场至少有30人。学工多由老师、行政人员或学生担任，平时负责收集信息、宣传和“说服”工作，像是校园内的基层工作人员。

抗议的情绪也正在清华大学中酝酿。



2022年11月27日中午，清华大园数百名学生加入最近的抗议潮，现场齐声高呼“民主法治、表达自由”。网上图片

27日上午11时半，一位女生站在清华大学紫荆园餐厅门口的台阶上，举起白纸。起初没什么人注意她，大家如常进出食堂，从她身边经过。慢慢地，有几个人停下脚步，打开手机相机为她拍照。

约11时40分，阿齐在朋友圈看到女生举白纸的相片。他知道这需要勇气。

一名配戴绿色N95口罩的老师赶来，以“阻塞通道”“影响他人就餐”为由请她离开。女生坚持站在原地，又请对方具体陈述她如何影响交通。眼看劝不动，老师回到台阶下，继续盯着她。

有同学走近，告诉女生“你很勇敢”“加油”，有同学送给她糖果和明信片。女生唱起歌，“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? Singing the song of angry men?”

不是所有人都支持女生的行动。有人走向前，取走白纸。她取出备用白纸，被第二个、第三个人拿走。直至最后一张。夺走白纸的人，很快消失在人群中。围观者怀疑，他们可能是学工。

半小时后，几名同学加入了台阶上女生的行动。聚集人群越来越多，现场自动分隔成三个区域：台阶上的抗议者，台阶下的抗议者，以及中间一块空地。

阿齐带着刚买的白纸抵达食堂时，现场围观者已经有三四百人了。阿齐观察了一会儿，台阶上抗议的同学已有十几个人，最终他也站了上去。

清华的抗议学生还遇到不少阻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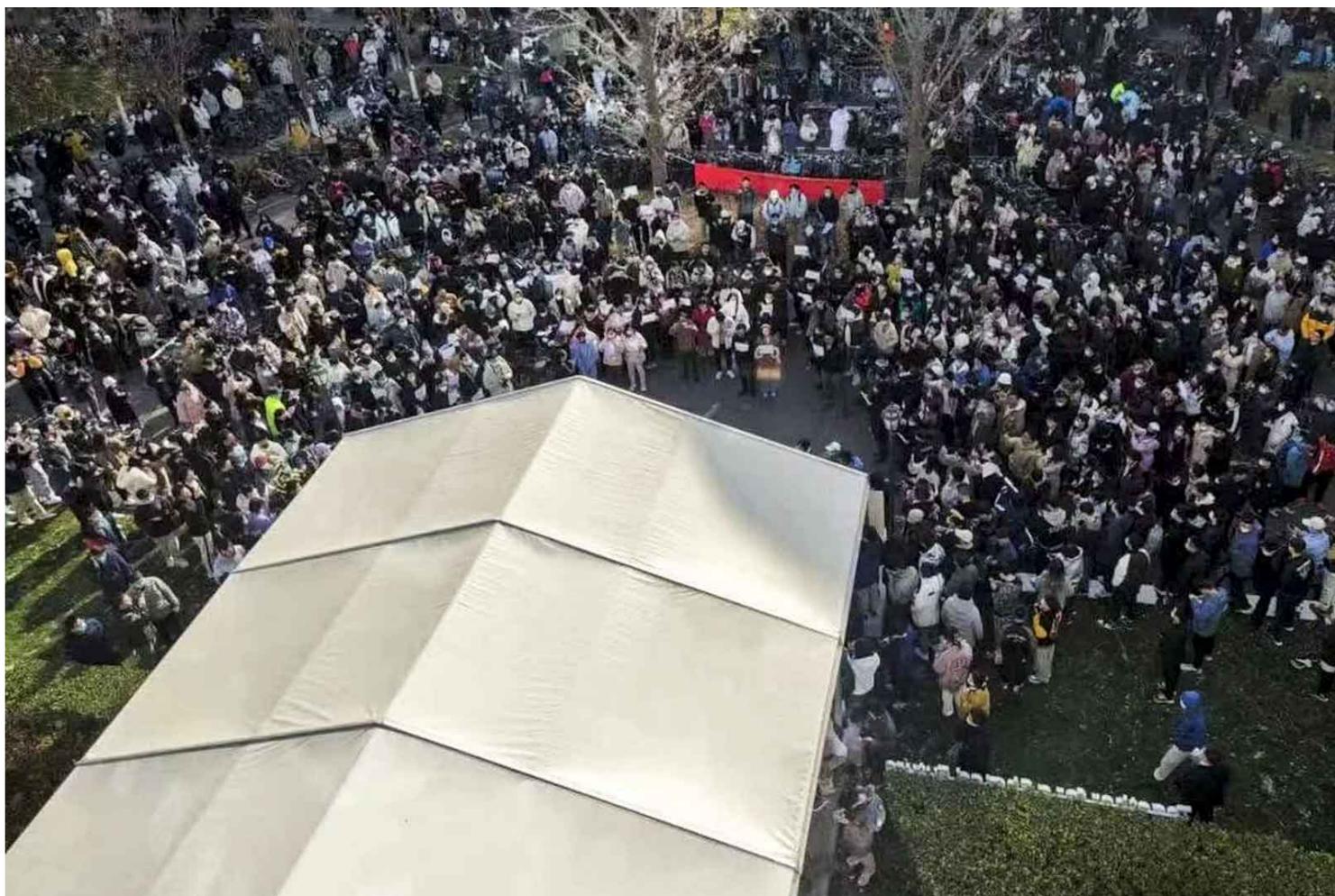
有一名男生突然来到台阶上，背对围观同学，面对这排静默示威的女生，将头挡在了她们脸上，双方靠得很近。男生也举起了白纸，试图挡住抗议者，称自己也有表达的权力。晓筠是台阶上的同学之一。她觉得这个画面很好玩，从现场相片的效果来看，阻挡的男生像在支持她们。

有人在台下大喊“保研”，在视频片段刚传出时，不少人以为他们在嘲讽站在台上的女生。但阿齐解释称，“保研”是嘲讽阻止抗议的人向学校表忠心的行为。

有阻扰者试图通过言词激怒抗议者：你们想要诉求，就把诉求写纸上啊，什么都不写，搞什么行为艺术。晓筠身旁的同学起初有些愤怒，据理力争，但晓筠从头到尾都没有理会。她还注意到，有男生试图与女生发生冲突时，假摔在地，被台下围观同学录下过程。

一名黑衣男生走上台阶，用马克笔在一名女同学的白纸上写字。有同学看到他写了“雪糕2元”。该男子又试图在另一名女同学脸上涂画，被人拦下。台下同学发现有人恶意破坏，想将他赶走。男生大喊：“你们都是

小丑。”围观者回应：“你才是小丑。”



2022年11月27日中午，清华大园数百名学生加入最近的抗议潮，现场齐声高呼“民主法治、表达自由”。网上图片

谈判

一开始，北大同学因涂鸦聚集。他们希望，校方可以不去追查和问责涂鸦的同学。当人数逐渐增加至两三百人时，现场的诉求变得多元。

根据廖菡的回忆，一开始的诉求是，不要追查涂鸦是谁写的，第二个诉求是赶紧解封，“因为封校太久了。”就在前几天，北大核酸码显示结果混乱。同时，北京高校流传要在校内建方舱。这些事情累积了同学对防疫政策不满。

在场的学工老师尝试与学生对话，但在廖菡看来，学工老师显然是在拖时间，“老师说北大政策是全北京最好的，同学就嘘他，‘你这是比烂吗？’”同学又高喊，“没有自由”“这不是正常的生活”，老师则反复向学生解释已知晓的最新防疫政策。

树洞也是现场的对话重点。树洞原是北大学生自发组建的平台，供学生匿名发帖、讨论时事和交流意见。过去，学生自行管理树洞，也会管理内容和删帖。2020年尾，北大青年研究中心（下称“青研”）接管树洞，24小时紧盯树洞的发言。在青研治下，发帖时显示仍是匿名，但在后台能看到发帖人姓名。树洞内容本十分多元，有人问升学事宜，有人发泄情绪，也不乏讨论时政和社会议题。只不过，后者总会被接管树洞的“青研”迅速删除。“有同学在上面发别人脚臭，发写不完作业……也有很多厌女言论，这些不会被删除。”庄子然说。

北大学生感到言论受到钳制。他们无法讨论防疫政策，无论帖子是否支持清零，都不被允许存活。四通桥事件后，树洞管控力度加大，“甚至不沾边的也删，权力都守不住。”廖菡说。近期乌鲁木齐抗议和涂鸦消息出现在树洞后，树洞甚至被直接关停。这一夜的集会，在树洞上是不被允许的存在。

现场有同学提出树洞议题，最后校方称，将推出树洞删帖的规章，但拒绝了学生要求共同表决通过草案的要求。“这就好像把你头上的刀具象化了，也不会有什么心理安慰。”廖菡不满校方作法。

廖菡认为，树洞的删帖机制对言论表达影响深远，“有相当一部分人，不管是出于什么需要，想要树洞一样的匿名平台。匿名平台没有了，朋友圈也没法发，表达就被掐断了。没有必要表达，某一部分的思考就没必要了。慢慢想法就变得越来越简单。”

后来，北大校方提出进入食堂谈话。起初只有一小部分学生愿意进入室内。庄子然觉得，室外谈判显然更有震慑力。当谈判场域转移到室内，话题几乎转移到校方防疫政策、体育场建方舱、大规模感染的应急预案，以及涉及社会面转运时的畅顺沟通……廖菡感觉，“一开始大家的诉求，蛮清晰和激烈的，但到后面诉求被削弱了。”

当同学们发现身边出现越来越多学工后，提出了新的诉求：不对在场学生问责。更高级别的校领导对此作出承诺。有同学现场撰写承诺书，校领导当场签字。不过，就涂鸦者的问责，最后校方有两种说法，其一是口头承诺不追责，“只要警方不追责，校方就不追责”；其二，是向学生解释纪律处分的流程，暗示追责并不容易实现。学生们并不买帐，他们要求彻底的不追查、不追责。

在庄子然看来，现场提出树洞和防疫政策的诉求，是给双方提供下一步台阶的空间，“如果是纯粹的政治诉求，面对的可能是僵持，僵持的时间长了，可能难以和平收场。”





2022年11月27日，北京大学食堂附近的墙壁出现红色涂鸦文字，写著示威文字。网上图片

数位参与抗议的同学均认为，校领导在现场的对话方式很讲求策略。

在清华，前两小时的抗议行动主要针对乌鲁木齐火灾悼念，及反对清零政策。当党委副书记过勇到达现场后，叶星发现，舆论被引导向校内防疫政策。

“一开始有同学和过勇吵，我们不是为了这个，我们是为了死去的同胞。”“我们不是对学校有什么不满，我们是为社会上的人发声。”但这样的声音很快被淹没，或以潦草的方式回应，“你们这个心情很好，我们很理解。你们说要发声，要让很多人看到，确实在网络传开，你们可以散掉了。”

清华彩虹旗事件遭处分的同学也在现场，她走来问过勇，“是你处分我们插彩虹旗吗？”过勇答“是我”，并对其他同学说，彩虹旗和现在的事情无关。其他同学回应“有关”。但话题并未继续。

过勇当场承诺不追究现场任何同学的责任，有同学要求过勇写下书面保证，但被过勇拒绝，并表示：“不是我不能，而是不愿。”在现场，过勇以走向人群中向学生点名的方式，来决定对话对象，这些和过勇沟通的同学，再和现场所有人反映、表态。在叶星看来，对话的主动权基本掌握在老师手中。

不过，现场被过勇点名的对象都是女生。阿齐猜测，可能是过勇觉得她们比较容易妥协，尽管由于清华男生比例高，现场围观的男生占多。

阿齐说，行动后半程近三分之一的时间中，几乎都在讨论防疫政策。是否要谈校内防疫政策，在同学们心中有不同答案。叶星认为，校内防疫政策值得一聊。例如一干一校、中核就匡宙批、左完全隔离的近乎

下有个回音室。阿齐认为，校园防疫政策值得讨论，例如八宝饭、山核桃区中现、在宿舍隔间的消杀等。阿齐却认为，清华的封控措施在北京高校中已不算严格，更重要的是，防疫政策也不是清华校方可以决定。

在现场，阿齐是沉默的。他心中也有明确的诉求，不过现场无人提及。“要说诉求的话，我当然也有。政治体制改革，这种很大，也不好说出口的东西。”阿齐轻描淡写地说道，“我当时就想着要去抗议，不会特别说什么。”

阿齐也承认，现场并没有核心诉求，这在全国的抗议现场也是普遍的现象，“我想，大家不是因为都支持什么而走出来，而是反对什么聚在一起。至于要改变成什么样子，更是千差万别。”正因为此，阿齐感受到，集体诉求的不明确，会将对话主动权交出，“校方试图通过给我们塑造一个集体诉求，使我们的行动无害化。”

最后，过勇以提出召开座谈会讨论校内防疫政策的方式，为对话作结。有同学提议为乌鲁木齐逝者默哀，过勇同意，同时提出唱国歌。“这个提议本身就已经有散场的意味。一方面是满足了我们的诉求，一方面让我们快点散掉。”阿齐有如此感受。

阿齐看到，唱完国歌，有很多同学已经往外走，还有一些同学又唱了一遍国际歌。行动至此结束。

公开的支持，袭来的秋后算账

清华同学站出来的同时，美国时间26日午夜，大洋彼岸的邵城阳通过微信朋友圈，几乎同步看到事态进展。邵城阳是清华大学2013级校友，目前为芝加哥大学数学系博士后。毕业多年，他仍挂心在校学生。

那个深夜，邵城阳紧盯着现场相片和视频，看到了抗议同学的勇敢。邵城阳也非常想在现场，他觉得自己一定要想办法帮助他们。“在举纸事件发生中，可能会有暴力机关介入，学生有可能受到不合理对待。理智上知道可能性不大，情感上不能不担心。”邵城阳说。

在抗议行动结束前，邵城阳决定以校友身分发出联名信，声援挺身表态的学生。他在联名信最开头表达敬意，“我觉得同学很勇敢。不管最后是不是被分化，他们站出来，举着白纸抗议，就是做着正确的事情。”

北京时间27日下午，他迅速起草好联名信文本，征询熟悉法律的朋友意见后，通过腾讯文档公开。不过，一个小时后，初版文档就无法打开。当时已有约80位校友联署。邵城阳再用Google文档发放联名信，希望创造共同书写的氛围，供校友联署和提供意见。



2022年11月27日，北京大学保安用黑布遮蔽涂鸦文字。网上图片

这一次，联名信再次遇到阻碍。

Google文档流传一段时间后，有人恶意捣乱，将内容删除，塞进黄色小说内容。几位清华校友找到邵城阳，希望帮忙维护联名信。众人而后将内容和数据整理编排，转化成表格，重新公开。

联名信写道：“希望学工老师可以代表学校作出明确的书面承诺，不追究参与这一集会的同学们的任何责任，在后续的教学研究工作中也不可以此为由制造障碍；更要保障参与集会的同学，免受校外一切单位或机关的不合理对待，免受所谓‘境外势力煽动’的指责。”此外，联名信还提及，校内后勤与安保工人的工作和生活受封控措施的影响等，希望学校根据二十条、以民主方式做出防疫政策的决定。

截至11月29日上午九时，落墨联署的校友超过600人。邵城阳将联名信通过邮件发给校方，至发稿前未获回复。

在邵城阳看来，年轻人的愤怒积蓄已久，“三年的时间里面什么都受限，尤其这一年的朝令夕改，被粗暴对待，谁都会生气。一个是切身感受，一个是对社会情景朴素的共情。”

这几天 痛苦和无力感包围舒芒 “每天什么事都做不了” 看到联名信 他立马加入其中 “不知道可以

起为公，而且他作为德国公民，每个人名字都能查到。但他并不相信，他也可以加入其中，并期望可以为大家做些什么，不能让前线的人承担风险”。舒芒是研究公民教育和政治的学者，长期关注中国抗议示威行动。

“作为多年来关心中国抗议的学者，抗议不会让我感到惊讶，我不是外宾——中国人竟然会抗议？”让舒芒惊讶的是联动的抗议，“行动打破了校园边界。从显赫到一般的高校，从里到外，遍地开花。”

截至12月2日，清华和北大对校方并未公开追责抗议学生，不过根据受访者提供的信息，不只一位同学在抗议行动后被学工约谈。此外，据端传媒了解，有网警在社交平台发现学生参加抗议，告知学生户籍所在派出所，不仅学生被派出所警告，其家人也被询问；有其他高校同学在抗议后，翌日失去联络，而后突然删除所有朋友微信。

“秋后算账”正在发生。26日晚，南传钟楼前，执行校长曾承诺“不追责”，实际情况却是背道而驰。

抗议翌日，小北发现，钟楼前出现了保安的电动车，好几个人盯着学生的一举一动。南传领导层给所有能赶到学校的教职工开了会，班主任们也被要求给各自班级的学生开会，统计学生当前所在地。

网传南传某大四班级27日晚的视频会议录屏显示，一位老师称：“建议各位同学不传谣、不信谣，也请各位同学不要参与。因为这个已经上升到国家政治层面了。还是跟自己前途挂钩吧。”“当前还是先完成自己的毕设，因为现在国外反华势力一直在怂恿各位，尤其是青春热血大学生，所以也请各位同学远离这些事情。”28日晚上，小北的班主任组织了一次线上会议。他们被提醒，最近要谨言慎行，安分守己。也有其他热心老师私下里善意提醒了小北。

校方正私下调查同学。有同学被叫去谈话时，顺口问了调查结果，学校只表示正在进行中。其他班同学告诉小北，班主任和他们说，国安给了名单，名单中的同学正被盯着。“也不知道是老师吓唬学生（有国安参与），还是怎么着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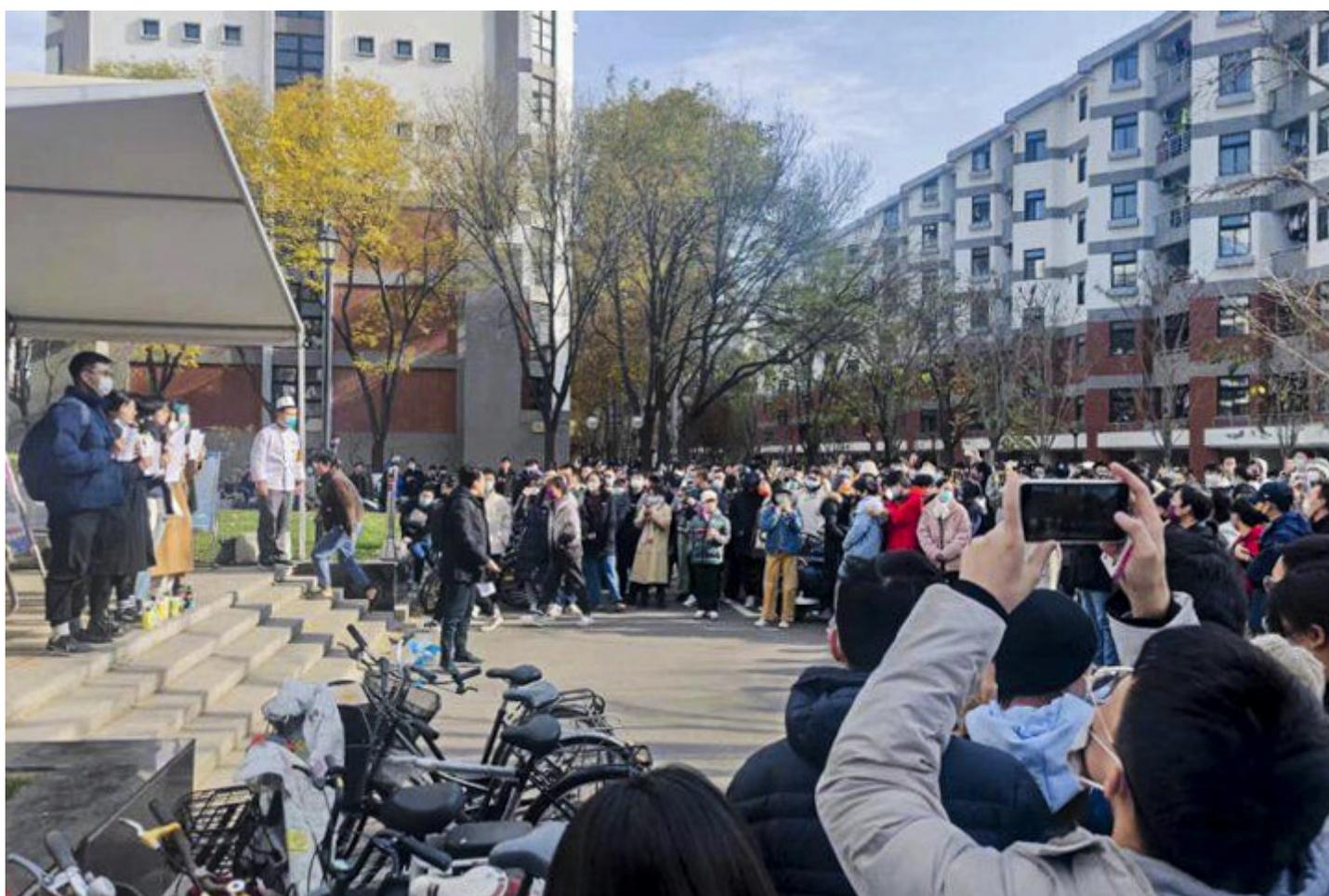
小北不太信任学校行政岗位的工作人员，“没有常识，道理也讲不通。”一次偶然，小北在虚掩的门外听到了领导谈话，正商量着调查校内老师是否在背后鼓动学生，也计划约谈老师。

29日小北被几个电话吵醒。他被朋友提醒“小心”，有部分同学的手机和电脑已被警察没收。小北后来得知，他们签了笔录和保证书后，领回了设备。

“（抗议）那天警车确实没有进来，领导也希望保下学生，但外部压力不是学校能顶下的。”小北不知道之后会如何处理学生，“但不追责已经不可信了。”

任前亡有本，同伙以以用用用，许多人把大注放在做优为内内办的月干、北人，但在这斗争中撑起来的，是整个中国平时吸不到关注度的学校。”舒芒说，他在朋友圈分享抗议片段，有人留言“敬佩清华学子”，他心里很清楚，“清华学子也是被鼓舞，要认可别人做出的贡献。”目前，Twitter流传着清华和北大的公开信。舒芒提出问题，别的学校校友写联名信能有这么大关注吗？“这其实是很不公平的事情。”

学生抗议行动后，清华校方旋即举办座谈会，以线下和线上直播方式同时召开。舒芒观察到，有人赞许清华校方处理方式。“只要清华做了一件事，别的学校也会效仿，这怎么可能？清华做这件事很多时候是因为它是清华，它是目光的聚焦点，有时候因此会承担一些‘优雅做事’的责任。这不仅不太可能被效仿，而且就在清华本校内也可能掩盖秋后算账的事实。如果到这里为止，就停止关注抗议学生的命运，是很糟糕的事情。”



2022年11月27日中午，清华大园数百名学生加入最近的抗议潮，现场齐声高呼“民主法治、表达自由”。网上图片

确信在场的力量

从清华食堂门口散场后，晓筠回宿舍睡了一觉。她感到状态比前几天好了许多，能够做点事情给了她一些慰藉。站出来时，她没有过担心，觉得自己只是在想做做的事情。对她来说，没有什么比无力感更痛苦，“无所谓了。只是从旁观到亲身经历一次这片土地的荒谬而已。”

前段时间，晓筠很是煎熬，看着一件件不公正的事情发生，短期内又不会有改变，伴随无力感的是抑郁，乌鲁木齐火灾让情绪到达临界点。晓筠看到26日其他高校同学已有行动，“我知道他们和我拥有相似的感受，他们对这个事感到非常激愤。”

26日夜里，晓筠没有睡好。她想了很久，自己是不是可以做些什么。她想提出一种可能，大家在面对不合理事情时，并不是只能默默忍受，甚至把它们合理化，而是可以做出行动。“我想用我站在那里的事实来证明，确实有这种可能。”

晓筠以前没有如此公开地表达过自己的政治观点。看到其他大学的学生都在做相似的事情后，她受到很多鼓舞，开始思考站出来。“它发生了，被传播出去，本身就是一种可能性。就像其他事鼓舞我一样，去鼓舞更多深陷其中、感到无助的人。”

几个月来，叶星也很少安稳地睡过觉。贵阳大巴侧翻、二十大胡锦涛被带离场、富士康工人返乡，一直到乌鲁木齐火灾，愤怒层层叠叠。看到火灾新闻时，她已不感到意外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绝望。她失去食欲，失眠，大哭。这一次，叶星站上了台阶，“我也觉得发声没有用，但我还是会站出来，不站出来会对不起自己的良心，后悔当初。就像后悔18年（修宪）没有站出来。”

2020年疫情爆发时，叶星还在读高中。她看过关于英国工业革命的一段话：一个被压迫的普通工人，会为建造出来的东西自豪，且不会觉得自己是被压迫的。叶星想到了武汉建设方舱时，都在夸基建的劳工，但他们的权益并没有得到保障，“拿伟大的功绩来压榨普通人的苦痛。”她清楚地知道，这个教育体制是培养一些温驯、听话的人。

叶星没有想过示威、游行、哀悼会在中国出现。“（这些）已经离中国很远了。”如果不是因为第一位女生勇敢地站上台阶，她这次也不会主动站出来的。

中国多地出现抗议后，28日一篇题为《颜色革命势力蔓延：多地惊现有预谋的闹事，有境外势力别曝光》的文章于网络流传。同日，中国政法委员会会议强调，坚决依法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活动、打击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。

这篇文章也进入了庄子然的视线。她说自己不感到意外和担忧，“（抗议者）被当作境外势力是太稀疏平常的事。这是万金油的说法。都不需要反对国家政策，涉及一些观念性的东西，例如支持性别平权、LGBTQ也会说是境外势力。”

庄子然希望这场抗议潮能给社会带来一些改变，“不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，但会是一根稻草，会有同等贡献。”她更加确信线下在场的力量，“重点是权力关系。线上封禁会让凝聚被打破，权力完全掌握在官

方手上。在线下群众可以获得一定的谈判权力，给到群众更多的力量。”

也有人再次被政治抑郁侵袭，例如廖菡的朋友。廖菡珍惜与朋友谈论社会的日子，尽管谈论这些话题会带来许多痛苦，“最好的结果都是指向个人的，就是你润掉。你不会有指向社会的结果，我要从政、改变社会，这就好像在说笑话。”谈话总是不可避免地滑向消极，但廖菡觉得，能够如此与朋友对话是种“救赎”，“至少你俩可以double check，对方没有疯掉，不只是有自己这样想。我们就好像立在江里的两块石头。几乎只有在和他讨论这些事的时候，我思考的活跃度和深度可以得到保证。”

抗议行动之后，应激反应找上庄子然。她变得害怕、多疑，走几步就回头张望。庄子然发现，校内多了些便衣模样的男人，穿深色服装、配戴耳机，站在食堂门口、三角地等附近。这些地方拥有共同特点——适合组织集会。这些便衣模样的人，平日一般在六四和阅兵等特殊日子出现。

抗议退潮后，网络持续出现被捕、被搜查人士的经验分享。庄子然的精神状态不太好，但也不放过这些资讯。她阅读了许多如何面对警察、如何应对电子器材被搜查的资讯。

清华校方将座谈会成果发布到微信公众号，“感觉站在学校角度，事情圆满解决了，应付掉了。”对阿齐而言，抗议行动打破了心理预期，也成为很多人的心理选项。“光是抗议的形式，就足以改变一些东西。会让一些人产生勇气和信心。”

“看到了不一样的声音，不一样的人，有站到一起的可能。”阿齐说。

防疫政策的改变似乎正在发生，广州、重庆、北京等多地30日放宽了防疫措施。不过，对舒芒而言更重要的是，“长远来看，中国人把行动的可能性展现出来。在今天这个时代，亲历者更广，就算在这么严苛的环境，也可以透过镜头和图片看见。总有一些东西会被大家的记忆保存。不是个人层面的保留，而是一群人出现，把自己的诉求喊出来，体现作为公民行动和政治参与的行动，能保存下来的可能。”

为尊重受访者意愿，小北、廖菡、庄子然、晓筠、叶星、阿齐、舒芒为化名

感谢 张兔子 对本文的帮助；实习记者 莫然、邓晓雯 对本文亦有贡献